

卷二

孟子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
 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
 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
 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
 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
 其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
 之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
 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所師是
 惠王滕文公題篇
 孫丑等為一例也

書名 孟子十四卷 慶長中用古活字印本景刊
 撰者 漢 趙岐 注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漢
 索書號 貴重-28
 編號 A 390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十四卷 慶長中用古活字印本景刊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孟子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

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

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王王變乎色

又云存其本
興其庶乎
注庶於與
晉其庶乎
注庶於與

差惡之心人所
之所習長知
發見

民之歡悅則世
俗之樂亦先
王也。民之歡
則先王之樂亦
世俗也。此主言
自易也。解可謂
得章音而一
橫放先王之禮
樂者。志造花
觀耳。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

耳。變乎色。愠。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
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

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

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曰。可得聞與。

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曰。不若與人。王曰。獨

如與眾共。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孟子

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曰。不若與眾。王言不

與眾入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眾。王言不

人共聽樂樂也。臣請為王言樂。孟子欲為王陳獨

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簫之音。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

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散。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籥簫籥或曰籥
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眾
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
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

國風首疾莊

疾首

莊子深贖廢

頌

白駒之野歌言

田獵取之故曰

田獵鄭玄詩

之注也可從

鏡氏曰田獵雖

非樂推類而言

據自鼓樂及

田獵以推樂之

本意樂田獵

即樂鼓樂一

故曰樂也

田獵蓋所無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

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

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

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

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

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

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

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

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

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

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

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

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章指

說文築土為園
養禽獸為園
詩正義有播曰
園

耕故有沆曰反山
百里地力千里
之園文王未必有

此孟子不辨其
無唯法與民同
利維盡百里稱

園亦可何論
七十里乎夫以
孟子之對於國

主用誇理教
初不辨其事
之有無虛實

此類頗多
舊說張氏之
說似拘

中獲入境而禁
入國而問俗入
門而問諱

曾子對曰君子
不犯禁而入
境及郊問禁

請命
立事云君子入
人之國不稱其
諱不犯其禁

國外百里為
郊外有闕

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
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有諸。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於傳文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

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為大何也。王以為文王在岐豐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

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曰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

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

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

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

以為大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

民苦其大不亦宜乎。○章指言。齊宣王問曰。

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有。欲為

古聖賢。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

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允矣。惟其喙矣。謂文王

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識時勢之主。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獯鬻北狄彊者。今以至其國。勾奴也。大王去邠

避獯鬻。越王勾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

湯居亳。葛為
為鄰。葛伯不
湯使人遺之牛
羊。又不祀。湯又
使人性為之。藉
是事葛也。
以大事小。包舍
之量。蓋如此。秩
隘者不能也。朱
注。為以字。宋
誠何之謂也。
有道乎之道。
與論語此道也。
何足滅同義。
言皆置之也。

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

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

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勾踐是也。詩

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昧

故能安其太。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

履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

黃國名一說也。昔作旅歌之師旅也。是一說也。今之毛詩作旅。則後之可。

寃之四方。朱注寃異之說。確也。或說為助。天道愛此者。後秦誓之本音。而說則當矣。然引書意已異。則寃異之說。乃先當從氏之辨詳。

此篇以智仁勇揭出文辭。國蓋待時之遇。夫先濟之道。皆待明君也。時至則行。大德待時。非仁智則不可。時至則非勇則不可。先王知其時而不失。夫此一篇方今御外夷之道。蓋不外乎此也。有勇若無智。仁之量。有智若無勇。然大我智仁勇。尤治甲子季秋記。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

劍頭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王請大之。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徃伐。

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

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一人。衡行於天下。

武王取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也。武王耻天下。一人有橫行不

順天道者。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

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
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章指言聖人樂天
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
亂而不為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

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
名也宮中有

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孟子對

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

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有人不得

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脩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

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

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

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昔者齊景公問於晏

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

於此說轉附也此具其程說也或說全信也此具其程說也或說全信也此具其程說也或說全信也此具其程說也

五十二

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

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饒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

於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脩治晏

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

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

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

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

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

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欒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

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息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

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

息貽貽胥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與師

飢者勞者側目
胸怒怒怒怒
如此解是也以此
一有乃在位者則
殊甚矣句法不
齊白助後之何

先典方命也
族史記作負命
馬融曰方放也
康誥大放至命
方放古字通用
荀子放舟放也
作方舟大田
佐曰方者言
棄置而不用
也王氏員則
行方則止之說
物
崇引後列逐
三後皆同按意
則也
凶國之凶朱
注為失事
則國凶并國說
而義全矣

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
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賄賂側目
相視更相讒惡民由對之命曰命而撫民教其命不用也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
是化之而作慝惡也

連荒亡為諸侯憂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
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
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

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

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

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

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

謂之流若齊相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
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

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舟朱慢遊無水而
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也從

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正其身
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

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
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

而無益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

興發補不足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

困始興惠政發倉廩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

以振貧下不足者也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樂師也徵

樂章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

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

其矜夸雲宮而欲以若賢者○章指曰與天

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四盜之行是

以文王不敢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盤于遊田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毀諸已乎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

人勸宜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孟子對

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王言王政當何施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陳標曰孔子在

齊聞樂景公

樂亦名也

招共詔通本

齊以教天命

要于康庶事

制琴以歌南

凡要于草民

財此樂亦微

詔舞白酌此

解是古人意

輔廣曰心與

字竟欲去告

初蘇羊之

意同

明堂位云明堂

困始興惠政發倉廩

以振貧下不足者也

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樂章也其詩曰畜君何尤

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

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

其矜夸雲宮而欲以若賢者○章指曰與天

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四盜之行是

以文王不敢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盤于遊田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毀諸已乎

人勸宜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孟子對

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

王言王政當何施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

大師樂師也徵

其詩

其詩

與天

與天

與天

與天

與天

與天

與天

與天

與天

與天

與天

與天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鰥寡果也
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
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
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
詩云
必先斯四者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詩云
嗇矣富人哀此鰥獨也詩小雅正月之篇
嗇可矣富人但憐愍此嗇獨羸王曰善哉言乎
此善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

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
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

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
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

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
詩云
必先斯四者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詩云

嗇矣富人哀此鰥獨也詩小雅正月之篇
嗇可矣富人但憐愍此嗇獨羸王曰善哉言乎
此善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

王政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
善此王政則
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
疾疾於好
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
乃稷糝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
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囊
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
於倉乃稷盛乾食之糧於橐

左傳云居則其
一日之積注第
米薪金氏云
穀堆也極露
積不穀也并
留新云似也
此句言國有
積倉也
論語何有於我
說者曰此外何有
於我按於王何
有同字例與
好同其好於王
直此外無別道
也記以備後考

王政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
善此王政則

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
疾疾於好

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
乃稷糝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

乃稷糝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
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囊

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
於倉乃稷盛乾食之糧於橐

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
於倉乃稷盛乾食之糧於橐

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
於倉乃稷盛乾食之糧於橐

也駕車不謂
走理或然

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歲斧揚鐵也又
以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

此王若則之於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

我有疾疾於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
好色不能行

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

雅繇之篇也亶甫大王名也號稱右公來朝
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

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
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

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普使一國男女無
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

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章指言夫
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

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孟子謂齊宣王
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假此言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言無友道王曰棄之言當棄之曰士師不能
當如之何

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不王曰。已之

已之者。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

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王顧左右而言

他。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乃安其。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

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故者舊也。喬

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自

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

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

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云。王無以知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

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

尊。踰踰戚。可不慎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察。擇如使忽然不精。

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慎之乎。左右皆曰

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也。記治國由輔也。

任如派切音。即親臣。今蓋。子亦在進。故以親臣。為世臣也。此意。不可救下。以親臣。誅之。實疏亦甚矣。誅之。解遂不。可換。下文。誅。不才。舍之。即誅。也。以存疑。

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

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云。王無以知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

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

尊。踰踰戚。可不慎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察。擇如使忽然不精。

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慎之乎。左右皆曰

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朱公遷云此明折獄
刑之道按全
仁於民甚矣故進
去凶教為對要
不仁者世臣親
臣此是世謀輔佐
耳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大臣防

鄉原之徒論曰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

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

不可焉然後去之眾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

忠正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

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

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

於市與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行此三慎

以子畜百姓也○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辨

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

則矣以為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

可乎王問臣何以得殺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其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

論語翔而後集

朱注引王勉說可味矣

當英系勃不可

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也謂大家
也

此其不信用賢
者也
得貴而己之
意便念則尊貴
也非使地國以
何治乎故曰不祥
之實不用賢是
也

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殺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章指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于後也。孟子

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

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

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

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夫人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

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非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

所學而從我之。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

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為

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象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

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

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

記上下影響在民心也

史記云天與不取還受其咎秦誓云多弗慎天厭厥惟均

岡民據周禮酒正四飲之三曰漿酒之類也
一書曰董在董漿沿章其食董共漿下篇曰無實去其于匪難並寫其與之狀諸與一草食之更美自別董即故可用野酒漿醴冠子一董于金並作董

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器善惡之致可不察哉齊人伐燕勝之宜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

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暮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

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

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

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

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

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

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

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齊人伐燕取之諸侯

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

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孟子

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

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

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

初至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

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俛我右右來其蘓也此二篇皆尚書逸篇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

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狄之國也故

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

俛待也右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

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

史記樂教所
謂故鼎之類
遷移入齊也

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拯濟也。係累猶

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

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

之兵也。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

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

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速疾也。旄

老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徒其實重之器與燕民謀。

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

其富以大王小夫將何懼也。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

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

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

何則可也。闕闕聲也。猶構兵而闕也。長上軍

其罰當謂何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

記論應報影
而勸仁政也

不可勝誅
者言人家
不可盡誅
也

岡氏曰上文哉
千人俗老約性
若死之數明
不止字三人所
謂出乎爾者也

記為善必化
強暴也

△應入下章
記義推之可據
也
或曰下民字衍
謂不為得民心則
可為不得民心則
不可為此章得
民心為故置民
之字多也刪之
則失本旨

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

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

下也。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

以殘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

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

耳。君無過。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耳。君無過。責之也。指其處之辭。論諸斯為取斯。及有美玉於斯之類。

君行仁息。憂民窮困。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害及其身。如。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

影響自然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於齊乎。事楚乎。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

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

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為矣。

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為矣。

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為矣。

則可為矣。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齊

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備

於滕故文。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公恐也。

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

也。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苟為善，後

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

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

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

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以

遺後世也。○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

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孟子對曰：昔

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

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孟子前後二章不似孟子平生大言其性善也。此言作于天也。國之於天，猶天之有日月也。此言天之有日月也。此言天之有日月也。

是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者作善降之，百祥皆期之天。

袁了凡曰：此乃避難避國，不列自創業者，故須以定宗祀為主。

莊子呂覽並載此事云重父曰子皆勉儻然為君臣與為秋人臣美以異此決別之祥也按蒙子曰何忘子去君乃率其民而去也此也似也

記安天命也與子也

兔焉。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乃厲其耆老而告之曰。狄

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

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

將去之。文記事之結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

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邠人曰。仁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大玉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所能

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

業義也義權不並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故曰擇而處之也

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

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謚也嬖人公曰。

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

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

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匹夫一夫

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

約後喪毋奢君無見也

公曰諾

諾止不出

樂正子入見曰君

矣為不見孟軻也

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

見孟軻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

以不往見也

公言以此故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

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樂正

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

曰否

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

喪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

樂正

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

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

曰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

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尼止也孟子之意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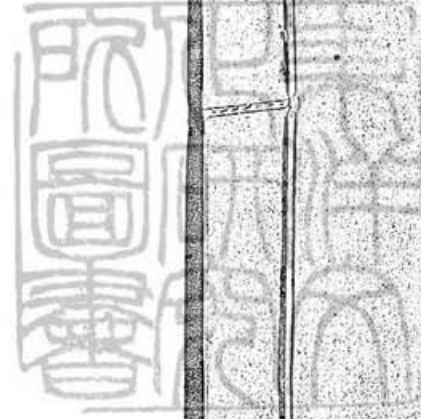
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取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

魯侯莫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倉小人何能使

我不遇哉○章指言讒邪搆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孟子卷第二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